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谢意

时间是什么？记得阿甘就是那一句“跑！”

《行者》转眼已跑过一年。

新年，收到让我惊讶的“礼物”：有人收集了一期也不少的全年度《行者》；有人做了“行者”剪贴本，某些文章被“朋友圈”转发点击数万，有“qq群”跟贴点评数百……还有很多来信：一直关注《行者》。习惯于在每个周一读《行者》。一年下来感受到《行者》的编选方略……其排兵布阵，彰显了创意能力……

在此，我能表达的只有谢意，以及诸多不足的歉意。

感谢书法家孙晓云为2015新春的《行者》送“祥”。我欣赏其生活姿态：付出一切能换来家人的笑脸。值得。感谢作家尹汉胤“挥洒在高原上的狂草”，还有郑彦英大年初三传递的“亲情密码”。

《行者》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(4个版)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
邮箱：xdkbxingzhe@126.com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；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，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乙未吉祥

文/孙晓云

乙未年到了。“乙未”是我的本命年，六十，整整一个甲子。

我第一次在纸上落“乙未”。六十年前的“乙未”年，我出生在南京，当然还不会写字。即使穷竭尽全力，我也活不到下个“乙未”。一生啊，也只能落一次“乙未”。

中文的“羊”与“祥”是相通的。年前，我用定做的红纸写了很多的“祥”字送人，在每一张“祥”字上，都写了“乙未”。每写一遍，就在我心里多一遍感觉，多一次提醒，多一道擦痕。竟然写了近千个“祥”，近千个“乙未”，我几乎把一年的“乙未”都写完了。存了六十年，好好地过了一把瘾。

回眸“乙未”一个甲子的人生过程，有许多艰辛、许多坎坷，又有许多欣喜，有许多收获。我很幸运，父母、老舅都健在，分别是95岁、86岁、91岁。我从小至今努力做的一切都是想让他们高兴，为他们争气。我付出一切能换来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笑脸。值得。

我在二十几岁时，请人刻了一枚肖形印，印面是一个小女孩在喂羊，寓意我要自己喂自己，自力更生，自给自足。这枚印章竟然一直用到现在。印面已经磨出包浆，光亮圆腻。只要它不坏，我会继续用下去。

我属羊，是山羊，努力在悬崖陡壁上攀爬。我即便是绵羊、

驼羊，织毛衣也是用我自己身上的。

我是一个不会休息的人，从小就喜欢不间断、不停手地埋头做各种事，过去外婆总说我“劳碌命”，“丢下锄头就是耙”。我父亲说我从小“心灵手巧”，他一夸，我就更起劲，直到把自己累垮。

当然，最爱的、最当回事做的还是书法。

我近60年的书写和劳碌生涯，实际上只做了一件还没有做好的事——传统经典书法的承传。我力图用微不足道的严肃态度，以毕生的实践和溯本求源的精神，来说服、感召别人。让书法真正重新走进人们的生活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神圣的象征。

有两个字始终镌刻在我的心里，那就是——坚持。

我非常珍惜这个已到来的“乙未”年。它是有标志的。它标志着我可以退休了，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上班了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我父母了，可以随时去菜市场超市了，可以有时间织毛线、做衣服、做菜做饭了，可以随时伏案书画，不接电话、不看信息了，可以真正干自己喜欢的事了。

我已请人帮我刻“乙未大吉”、“乙未牧羊”、“耳顺之年”、“大吉祥”、“了了斋”等印章了。

还有些妙语可作闲章的，待我再想想。■



书孙晓云



书孙晓云

铃印在高原的巍山

文/尹汉胤

冬季的巍山，和煦阳光温暖着古城。古朴温馨的市井，让人有种隔绝了世声，沉睡在历史旧梦的感觉。

古城规模不大，孤悬在距大理五十公里的群山坝子中。四围浅山，舒缓宁静地衬托着古城，远远望去，就像是一处大户庭院，安详地栖息在群山之中。古城布局严谨，街道纵横通透，参差错落的青瓦屋顶，不露声色地蕴藏着古城春秋。

古城入口处，矗立着一座飞檐翘角的“文献名邦”牌坊，是新世纪的建筑。穿过这座牌坊，迎面又是一座“群力门”，是1951年拆除了原有的文献楼，用现代材料筑起的一道纪念坊。两门相对，不足百米而立，显得很协调，令人感慨着时代的变迁。穿过这两道世纪之门，便步入到民国扩建出的四方街，由此步入到明清古城。

巍山古城的设计规制，源自明朝著名堪舆家汪湛海。明洪武二十三年，时任云南军政长官的沐英，邀请汪湛海担任昆明城建设的总规划。汪湛海深入考察了昆明的山龙地脉，将其构筑为“龟蛇相交，产生帝王之气”的城池。蒙化(巍山)古城参照昆明城池的规划，本着万山朝拱、溪水环流的风水气脉于后修建起来。据记载，城方如印，中心建有一座文笔楼，象征印柄。由此放射出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条街道，通达四座城门。并由南熏楼—星拱楼—拱辰楼—一线贯穿古城南北，形成一条城市中轴线。

沿着古城中轴石路徜徉于古城。两侧落满沧桑的建筑，虚而不屈地绵延而立。一座座古意经年的房屋，廊柱、门楣、窗棂间似依然蕴藉着当年的声息。时光对于它们或许早已凝固，面对演进的岁月，它们就如同满脸布满皱纹的老人，感觉已经麻木，但头脑中却依然映照着昔日的辉煌。然而，街上不少古旧的房屋已改换了营生，时髦的装饰、橱窗、招牌附着在古老的房屋上，鲜艳的色彩，为这座古城增添着现代气息。而始终固守不变的，是古城人的心态。在古城见到的男女老少，不管过着怎样的生活，映满阳光的脸上，一副淡定自适的表情，很是让人相形见绌。这种淡然平静的心态源于什么？答案很快就找到了。这心态源自古城的历史，深厚地域文化的传承。巍山古城虽小，却承载过辉煌的历史风云。在巍山古城中，至今仍留存有许多令世人翘首的历史遗迹。

唐朝初年，洱海之滨的彝、白先民在此建立了六个部落，史称“六诏”。因蒙舍诏位于洱海盆地之南，故称南诏。唐贞观二十三年，南诏始

祖细奴逻建立了大蒙国，都城便设在巍山，由此开启了延宕百年的南诏历史。

山川秀美、人杰地灵的巍山，历史上曾涌现过众多先贤，其中不乏少数民族精英。漫漫岁月中，多个民族在巍山交汇，多元文化在此发展融合。回族聚居地——东莲花村，便是其中颇具传奇色彩的文化名村。回族在巍山的出现，可追溯到唐朝的“天宝战争”。其时唐王借回纥3000兵马随李宓征伐南诏，战争中唐军大败，散落到大理各地的800回纥士兵，便成为最早的大理回族先民。此后，元世祖忽必烈进军大理，由西亚色目人组成的“探马赤军”又随军到此。赛典赤·赡思丁父子主政云南期间，大量回族士兵戍守云南入社屯垦，由此形成了云南的回族群落。

走进东莲花村，一座融会着汉文化元素，宏伟精美的清真寺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寺前一座叫拜楼，雕刻着各种精美的装饰，走近一看竟然是葫芦、鸽子、鲤鱼等各种动植物，一派万物和谐景象。这种装饰的清真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
在滇、川、藏崇山峻岭中，出没着一支巍山回族马帮。他们不畏艰难险阻，坚守信仰，一路上“鞍支锅”，从事着茶叶、布料、药材、食盐等商品的运输贩卖，创造着自己新的生活。然而当日寇进犯滇境，巍山回族马帮以“舍牺牲”(为正义之道献身)的精神，参与到抗战物资的运输工作中。

具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巍山，千百年来默默传承着自己的精神血脉。各民族在辽阔的疆域内，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灿烂文化，融会构建起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观。

告别巍山，我于车中久久凝视着渐渐远去的古城，那座疏密有致、充满祥和的古城，在我的视线中慢慢化为了一枚精致的远影。从那远去的缩影中，我忽然窥出了蕴藉其中的内涵，在那密不透风，疏可跑马形如古印的城池屋宇中，正一点点凸显出清晰的两个大字——和谐。这贯通古今的巍山古城，始终以端方持重、含而不语的姿态铃印在苍茫高原上，原来是在向世界昭示着中华历史文化的精髓。

阳光下，一条晶莹剔透的河水，正从那方“古印”旁静静流淌而出，那是发源于巍山的红河——额骨阿宝(彝语，一条弯弯曲曲河流的父亲)。河水若隐若现穿行在高山峡谷中，犹如挥洒在高原上的一幅狂草，时疾时缓、大开大合、飞白激浪、静谧蕴藉……■